

2

1700年，蒂费热·德拉·鲁舍在《吉力帝》中描绘了人类向往已久的一个梦想：即把眼前的影像永久地留存下来。窗户也好，远眺中的水平线也好，乌云也好，翻腾中的大海也好，集合所有物体反射的光就成为画，并且可以在人眼的视网膜、玻璃、水等光滑的表面上照出影像，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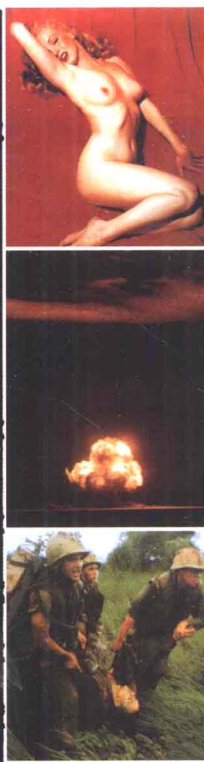
以前的人，早就在做一项研究工作，就是把这些会消失的影像固定住。他们制造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物质，把这种物质涂在画布上，然后对准目的物，一瞬间，影像就被印在画布上了。接下来，把画布放进某一个黑暗地方，经过一个小时，印在画布上的影像就干了，而且经历多久也不会消失。如此，就完成了了一幅很完美的绘画。那种描写的逼真性，巧合天工的手法，真是足以乱真。

夏勋南 /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65年后，这个法国乌托邦故事描绘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历史的瞬间

世界新闻摄影解读



A Moment of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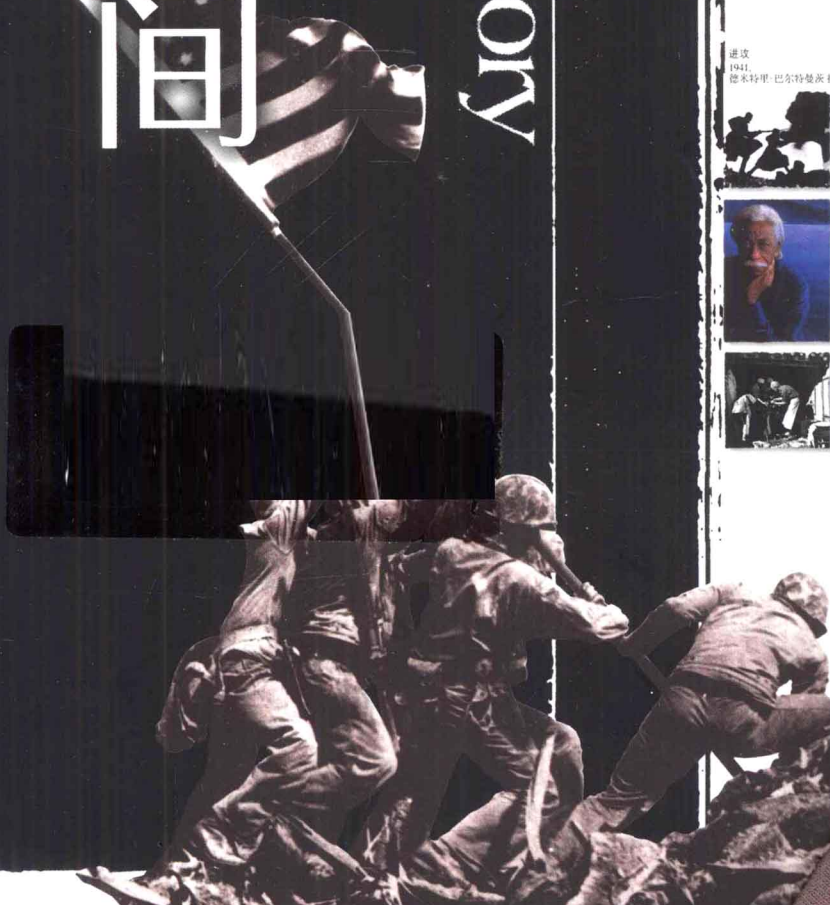
Shilie Xinwen Sheying Jiequ



马关的中国孩子
1913
王小平 摄



进攻
1941
德米特里·巴尔特曼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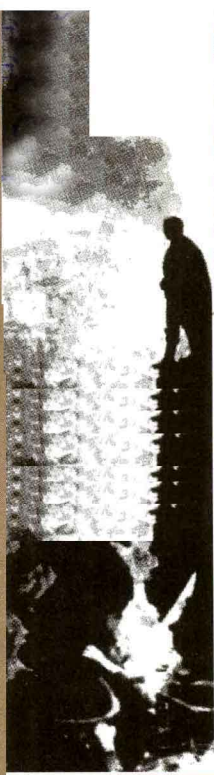


2

SHI HUA YING XIANG MING JIA
SHI HUA YAN ZHONG DE SHI JIE SHE YING
史话·影像·名家——史家眼中的世界摄影

Shi HUA Xinwen Sheying Jie Du

A Moment of History



历史的瞬间

世界新闻摄影解读

夏勋南 /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瞬间——世界新闻摄影解读 / 夏勋南编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1.5

(史话·影像·名家丛书)

ISBN 978-7-5356-3090-2

I. ①历… II. ①夏… III. ①新闻摄影 - 摄影艺术 - 艺术史 - 世界

IV. ①J4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0867 号

历史的瞬间——世界新闻摄影解读

出版人: 李小山

作者: 夏勋南

责任编辑: 陈刚

责任校对: 黄炼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622 号)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15.5

字数: 15 万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56-3090-2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8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历史的瞬间

世界新闻摄影解读

念萦绕人类脑际已有很长时间了”，正如萨拉·斯克拉罗夫所指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涉猎者们都梦想将现实形象定格为永恒，并一步步地接近这个目标。”摄影术的问世，使人们梦想成真，不仅如此，摄影还“以它永恒的图像的直接性和震撼力”催生了新闻摄影。不过，最初的新闻摄影受器材条件制约，拍摄范围有限，许多快速运动的物体以及弱光下的情景都无法被记录下来。20世纪20年代后，小型相机开始出现，感光材料的性能大大提高，人们得以在不干扰对象的基础上抓拍现实生活中的瞬间。从此，新闻摄影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及时地报道了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并涌现出许多著名摄影记者。

“‘摄下形象’这一概念萦绕人类脑际已有很长时间了”，正如萨拉·斯克拉罗夫所指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涉猎者们都梦想将现实形象定格为永恒，并一步步地接近这个目标。”

摄影术的问世，使人们梦想成真，不仅如此，摄影还“以它永恒的图像的直接性和震撼力”催生了新闻摄影。不过，最初的新闻摄影受器材条件制约，拍摄范围有限，许多快速运动的物体以及弱光下的情景都无法被记录下来。

20世纪20年代后，小型相机开始出现，感光材料的性能大大提高，人们得以在不干扰对象的基础上抓拍现实生活中的瞬间。从此，新闻摄影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及时地报道了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并涌现出许多著名摄影记者。



一 新闻摄影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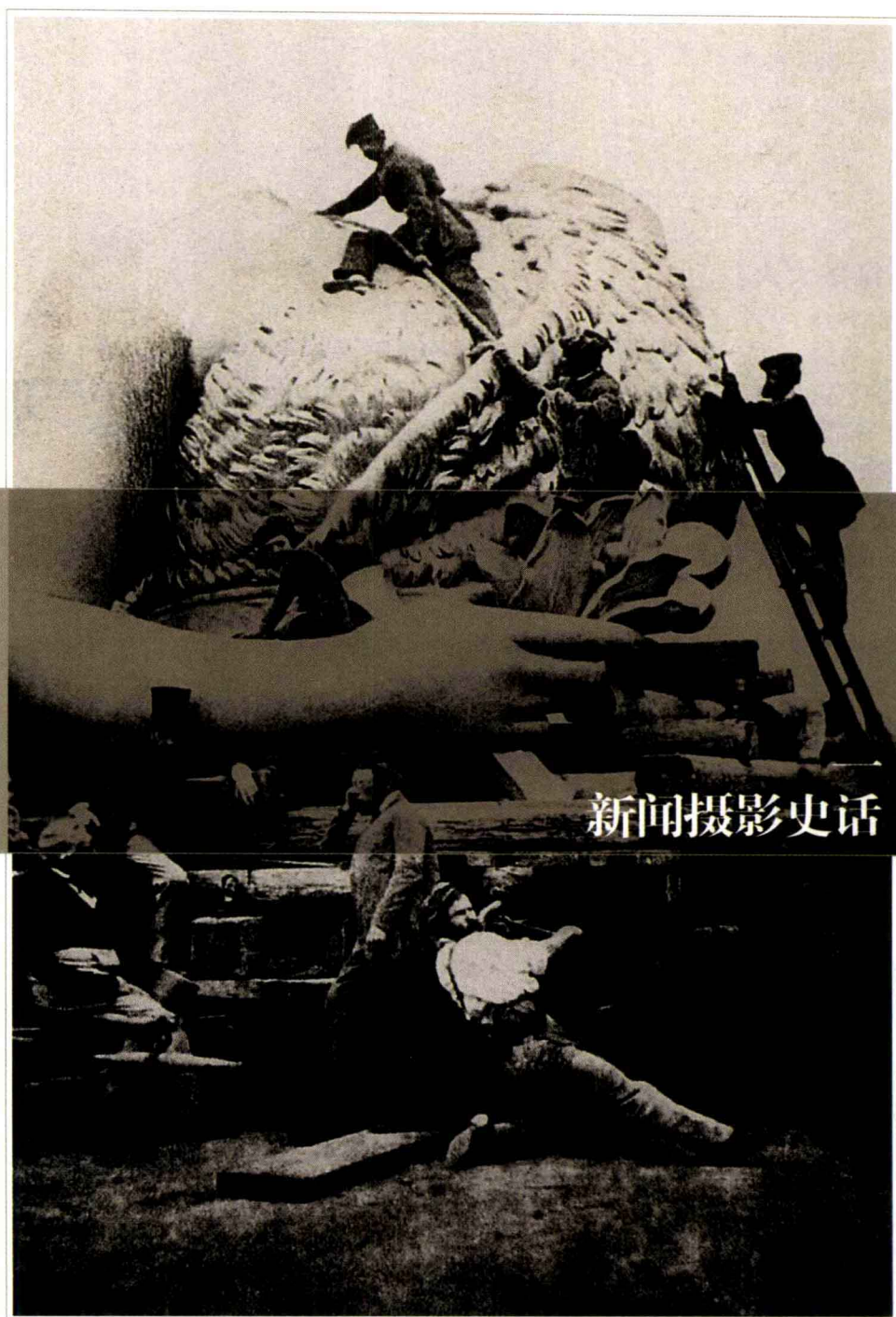
- ◎ 汉堡大火 /002 ◎ 最早的战争影像 /007 ◎ 布雷迪的“战地摄影队”/010
- ◎ 纪录中华帝国衰亡的图片 /013 ◎ 把照片印在纸上 /015
- ◎ 新闻摄影时代真正到来了 /017 ◎ 应运而生的图片编辑 /022
- ◎ “生活开始了”/025 ◎ 世界的眼睛 /027 ◎ 普利策摄影奖 /029 ◎ “荷赛”/036
- ◎ 中国新闻摄影的兴起 /040 ◎ “与革命军同时崛起”/042
- ◎ 报纸摄影附刊的出现 /044 ◎ 划过夜空的流星 /046 ◎ 解放区的新闻摄影 /048
- ◎ 奇迹中的奇迹 /052

二 过去的影像

- ◎ 狙击手的归宿 /060 ◎ 百岁化学家谢夫罗尔 /062 ◎ 号哭的中国孩子 /064
- ◎ 白求恩大夫 /066 ◎ 毛主席与小八路 /068 ◎ 初次见到谋杀案 /070
- ◎ 悲伤 /077 ◎ 攻克柏林 /081 ◎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083
- ◎ 西摩的孩子们 /084 ◎ 哈莱姆黑帮头目杰克逊 /092
- ◎ 萨克拉多峡谷的吹笛少年 /098 ◎ 红色天鹅绒 /104
- ◎ 一个神奇城市的面貌 /106 ◎ 玛丽莲·梦露 /114
- ◎ 60年代的偶像切·格瓦拉 /117 ◎ 生命 /121 ◎ 刺痛观者眼睛的影像 /128
- ◎ 非军事区以南 /135 ◎ 平民受害者 /138

三 走近名家

- ◎ “抓拍大师”萨洛蒙 /144 ◎ 距离炮火最近的人 /152
 - ◎ “决定性瞬间”的捕捉者 /174 ◎ 一个“嫁给照相机的女人”/186
 - ◎ 新闻摄影的普罗米修斯 /204 ◎ “艾西的眼睛”/219 ◎ “老山羊”/230
 - ◎ 用影像审视世界的经济学家 /23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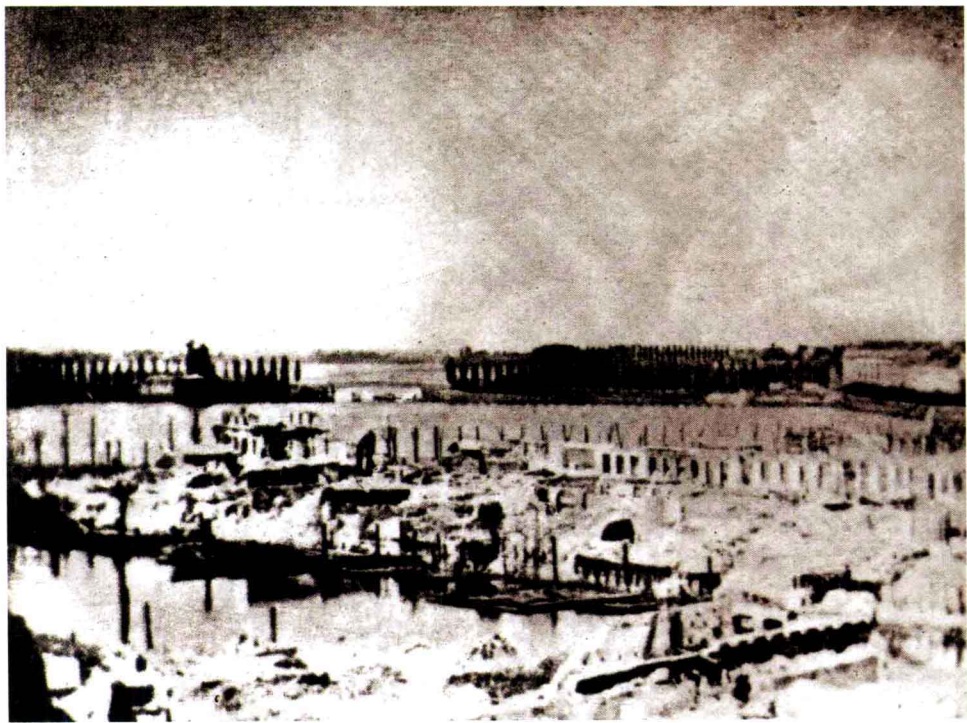


新闻摄影史话

[汉堡大火]

1842年5月5日,德国汉堡发生了一场大火,大火连续烧了四天。5月8日,比欧乌和史特尔茨纳二人赶到火灾现场,拍下了有关废墟的许多照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摄影活动。他们拍摄的照片后来大多散失,仅存一幅,即世界上第一幅新闻照片——《汉堡大火》。

由于照相制版术尚未发明,《汉堡大火》没能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当时,《伦敦新闻画报》报道“汉堡大火”所用的插图,是一个画家根据英国博物馆一张汉堡旧画画的。



汉堡大火,1842年5月8日,比欧乌和史特尔茨纳摄

四天四夜的大火,“烧”出了新闻摄影这一现代传播手段。它刚一问世,就以为历史存真写照的独特品格展现于世人面前。

此前,人们能从如临其境的视觉影像中看到历史的模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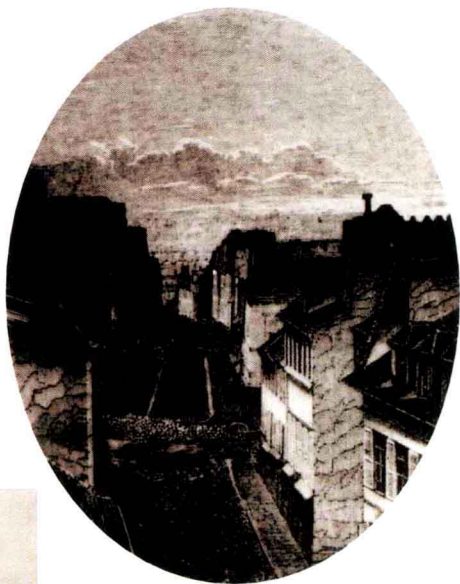


圣摩尔大街上的路障,1848年6月25日,摩尔·蒂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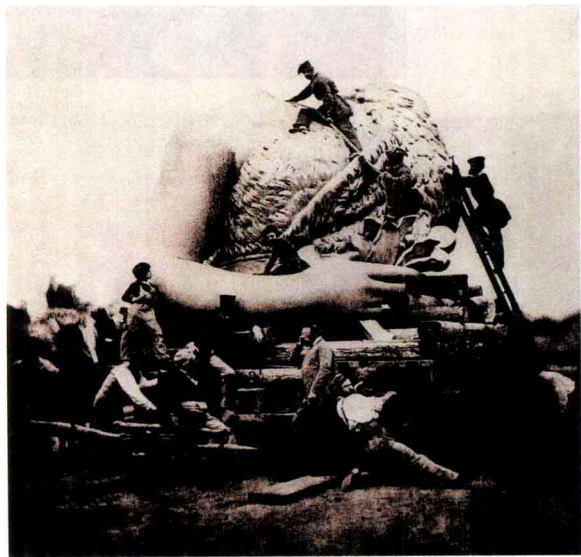
6年后,法国摄影师摩尔·蒂鲍用自己的影像,在新闻摄影史上再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848年6月25日,他拍的《圣摩尔大街上的路障》,记录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人民起义的真实情景。次日(也许是数日后),在同一条大街上,蒂鲍又拍下了另一张银版照片——那一刻,满是市民和士兵。这两张照片都经过雕版后载于法国《环球画报》。

19世纪50年代后,有不少重大新闻事件被摄影师们拍摄下来,如《“巴伐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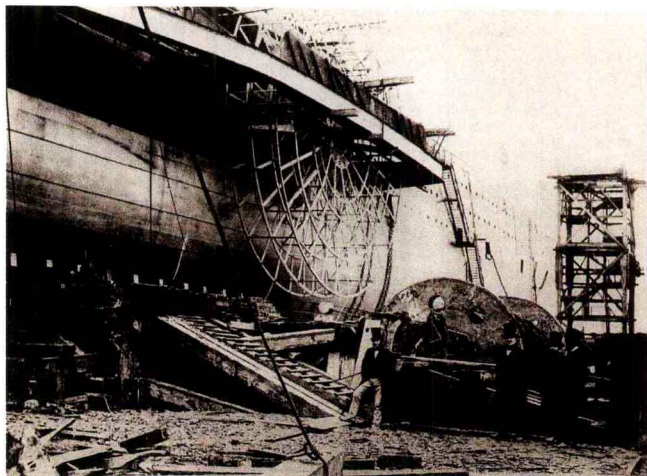


依据《圣摩尔大街上的路障》的木刻版,载于1848年7月1日法国《环球画报》

2002年5月9日,蒂鲍的照片再次成为新闻焦点。那天,在伦敦索斯比拍卖行举办的一场为世界动物保护基金会募集资金的拍卖会上,他拍摄的2张银版照片、2块木质雕版和1份报纸的副本以18.2万英镑的价格成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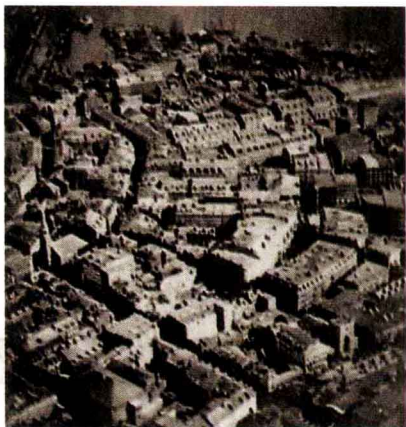


“巴伐利亚”在运输途中,1850,A·勒赫尔摄



伟大的“东方”号汽船,1857,罗伯特·豪利特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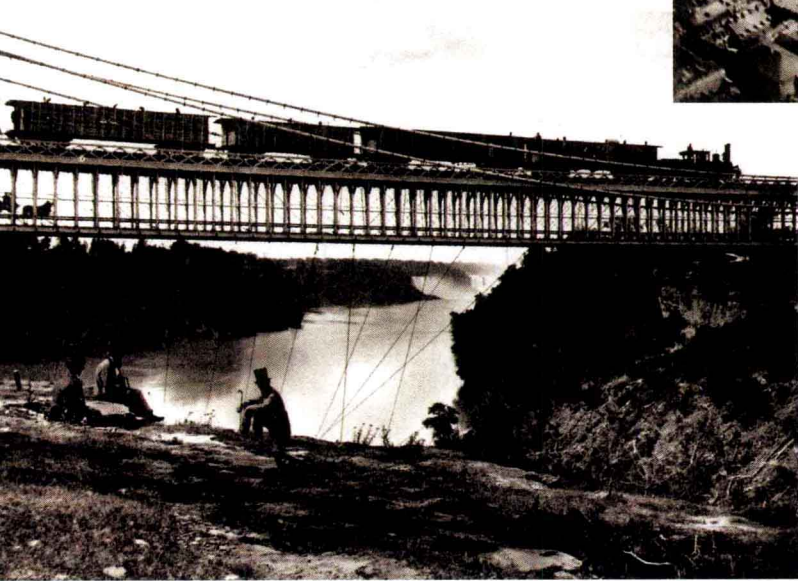
在运输途中》、《伟大的“东方”号汽船》、《华盛顿纪念碑上的尖顶》、《飘扬在斯托尔沃西角的旗帜》、《试飞》等,成为人类珍贵的视觉记忆。



从空中俯瞰波士顿,1860,詹姆斯·华莱士摄

1860年,詹姆斯·华莱士用缆索固定气球,在波士顿上空1200英尺(365.76米)处,拍摄了美国第一张空中照片。不过,早在两年前,纳达尔已在巴黎上空拍摄过此类照片。

华莱士一共拍了6张照片,成功的只有2张,但其清晰度足以使人看清波士顿的港口、市政厅、教堂等建筑,最令人惊异的是某些商店招牌上的文字也纤毫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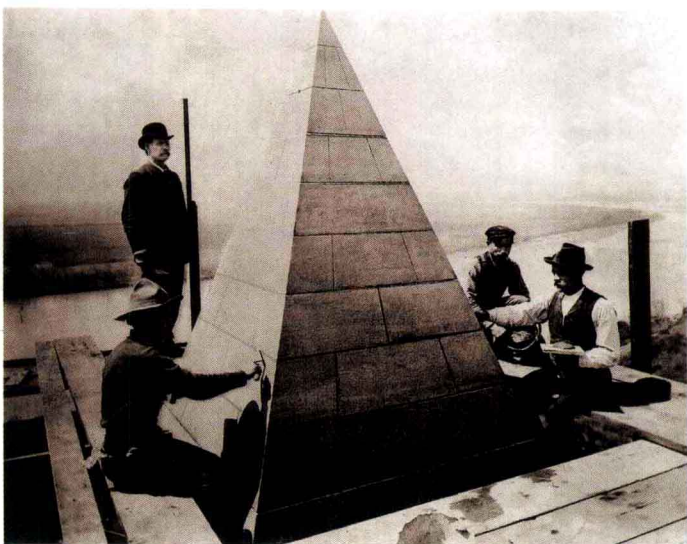


最完美的风景照,1859,威廉姆·英格兰摄

一组人像、一项现代工程、一列火车和一辆马车。这张摄自加拿大的照片,将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新闻题材都拍进了同一个画面之中。



月球,1865,利维斯·M·鲁瑟福德摄



华盛顿纪念碑上的尖顶,1884,L·C·亨迪摄影室

石匠们砌完了高达 555 英尺(169.16 米)的华盛顿纪念碑上的尖顶,这项 1848 年动工的工程,在南北战争期间曾长期中断。



飘扬在斯托尔沃西角的旗帜,1906,加拿大,罗伯特·E·皮里摄

在历时 11 个季度的北极探险中,这面飘扬在斯托尔沃西角的破碎的旗帜始终伴随着海军少将皮里。1909 年 4 月 6 日,旗帜上剩下的最后一块碎片被埋在将军的目的地——北极。



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的运水木槽,1870,卡尔顿·E·沃特金斯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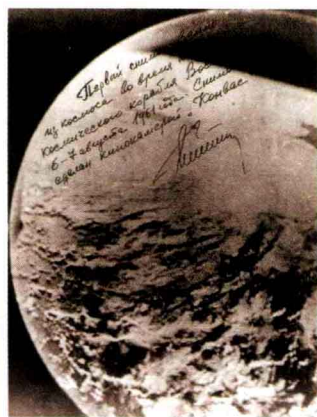
试飞,1911,佚名,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尽管莱特兄弟奥维尔和威尔伯8年前在基蒂霍克就已经成功实现了动力飞行,他们仍继续进行滑翔机试验,以便改进他们于1909年开始研制的“飞行家”号飞机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迫害华沙犹太人,1944,佚名

照片摄自华沙犹太人居住区。1946年,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时出示了这张作为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证的照片。后来,它被选入“人类大家庭”影展。



东方2号,1961年8月7日,格尔蒙·蒂托夫摄

这是从太空中拍摄的第一张地球照片,是宇宙飞船“东方2号”于1961年8月6日至7日的飞行中拍的。用的是手持式“康瓦斯”相机,摄于1961年8月7日。

参与飞船的第二次载人飞行时,苏联宇航员考斯蒙纳特·格尔蒙·蒂托夫从太空中拍下了这幅照片。与19世纪中叶的探险家一样,他用钢笔在照片上补充了一些细节。



温斯顿·丘吉尔逝世,1965,贝茨·利特尔海尔斯摄

英国国旗下半旗,远处响起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钟声,举国哀悼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的逝世。美国《国家地理》派遣了一个摄影小组拍摄丘吉尔的葬礼,摄影部主任吉尔卡亲临现场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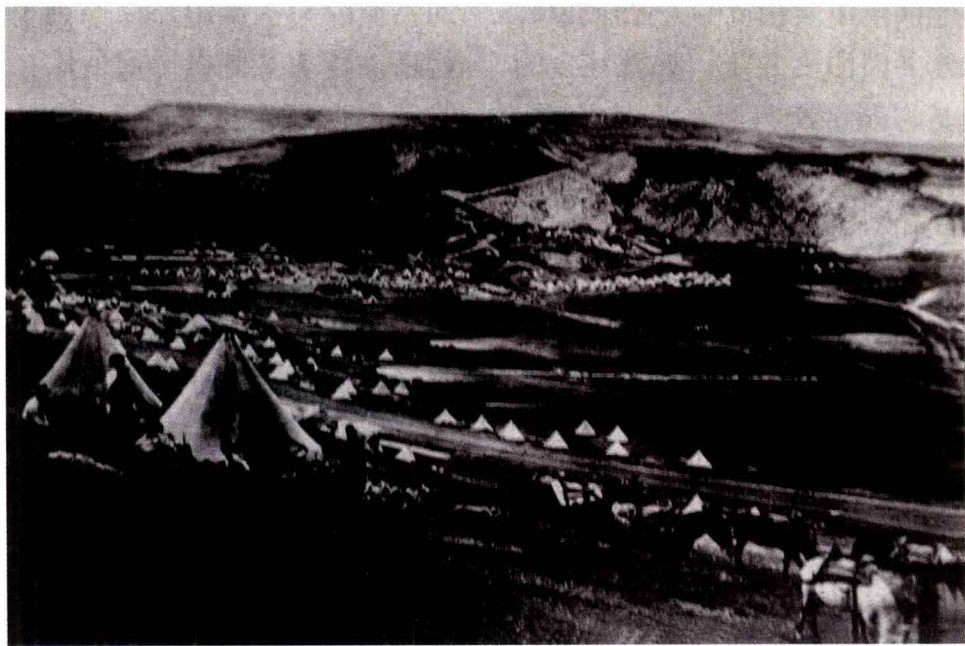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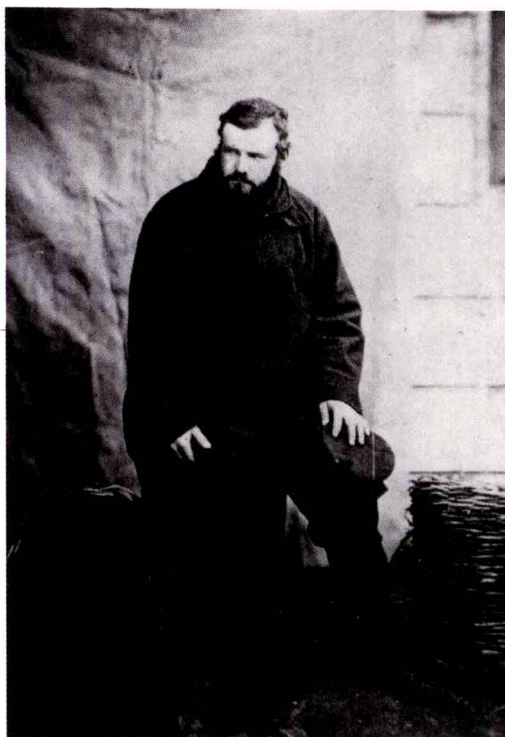


冰河卫士——特纳将军,1855,罗杰·芬顿摄

[最早的战争影像]

1855年9月9日,英国早期摄影家罗杰·芬顿和他的助手,冒着猛烈的炮火,拍摄已成废墟的塞巴斯提堡惨象,完成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摄影报道。在这场历时3个月的战争中,他一共拍了360幅玻璃底版。

那时,拍照的曝光时间需要10~15秒钟,在这么长的曝光时间里,要拍摄动体照片,在技术上还不可能。所以,芬顿的大部分照片都是一些关于战地供应的静止场面,战



马拉炮兵部队的营地,1855,罗杰·芬顿摄



护理伤员,1855,罗杰·芬顿摄

前或战后的前线情况,以及军营中经过精心摆布的军官合影照。

芬顿的照片在伦敦和巴黎举办的影展上展出过,并由资助他拍摄的出版商以相册的形式成套出售。这些反映战争场景的照片,成为摄影史上最早的战地摄影作品。



死荫的幽谷,1855,罗杰·芬顿摄

名家档案

罗杰·芬顿

1852年的英国,正值维多利亚时代。这年3月,《化学家》杂志刊出一则启事:寻找志同道合者共同切磋摄影技艺。一个名为“摄影协会”的全国性摄影组织由此诞生。1894年,“摄影协会”更名为“皇家摄影协会”。

刊登启事的人名叫罗杰·芬顿(Roger Fenton, 1819~1869)。曾任英国博物馆专职摄影师的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皇家摄影协会的第一任秘书。



芬顿和战地摄影时的马车,1855

芬顿和助手们吃、住、工作都在马车上,为了拍照,马车经常穿梭于战地,成为炮火攻击的目标。



1855年,芬顿在出版商的资助下,得到英国政府同意,前往克里米亚拍摄战争“写实照片”。他租用1辆马车,和2名助手一道,携带5台相机以及大量的摄影材料,采用当时先进的火棉胶湿版法进行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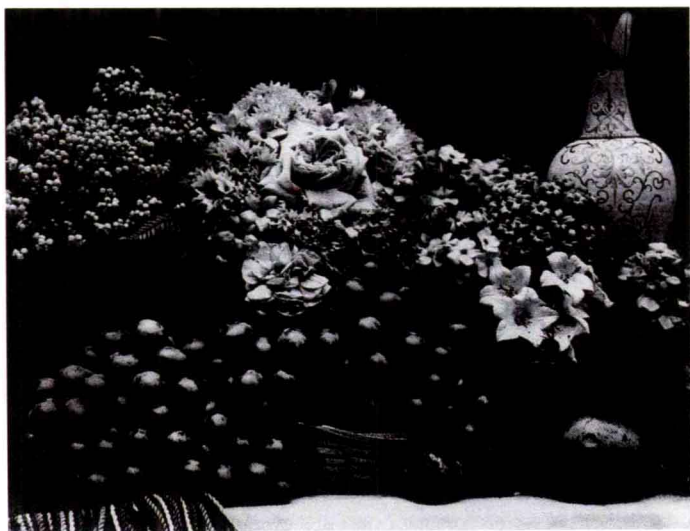
拍摄克里米亚战争7年后,芬顿突然退出摄影,从事律师职业,再也没有拍过一张照片。



芬顿和助手斯帕林,1855



维多利亚女王的两个女儿,1856,罗杰·芬顿摄
这是芬顿得到女王授权后拍摄的。



鲜花和水果,1860,
罗杰·芬顿摄

画面中物体虽多,但并不显得零乱,而是错落有致;富有造型效果的光线处理,也为画面增色不少。



[布雷迪的“战地摄影队”]

就战地摄影而言,芬顿是第一个开此先河的摄影师,但他并非拍得最多的摄影师。与芬顿拍摄克里米亚战争比较起来,马修·布雷迪等人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战地摄影活动规模要大得多。

布雷迪是美国“达盖尔式小型画廊”的创始人。他深信只有摄影机才是历史最好的记录者。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他毫不犹豫地把照相馆业务委托给职员,贷款10万美元,率领一支由19名摄影师组成的“战地摄影队”奔赴前线,拍摄各个战役。

布雷迪“战地摄影队”的拍摄内容也比芬顿的要广。他们不仅拍摄军官肖像、营地生活、户外厨房、军中商店,以及碉堡、散兵壕、胸墙、铁丝网等防御工事,还随着战事的发展拍摄了已成为废墟的桑斯特要塞、没有屋顶的查尔斯顿建筑,以及



安梯艾坦战场,1862,亚历山大·加德纳摄



依照《安梯艾坦战场》的木刻版

布雷迪“战地摄影队”拍的照片,有些经手工镌版后刊印在当时的报刊上。



阵亡的军人,1863,蒂莫西·亨利·奥沙利文摄

这是在葛底斯堡战役停火后拍摄的。画面上的被摄者已说明了照片的标题,它同战争本身一样带给人们痛苦的记忆。

由于当时摄影器材的局限,人们无法抓拍双方的交战过程。奥沙利文在停火两天后来此拍摄,在部队的帮助下,他对肿胀的尸体作了布置,以便形成强有力的构图。

这幅照片放大后,曾在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家照相馆内展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此“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

雷诺兹将军牺牲的地方,1863,蒂莫西·亨利·奥沙利文摄

据推测,此照与《阵亡的军人》摄自同一时间和地点。由于拍摄角度不同,画面影像效果相差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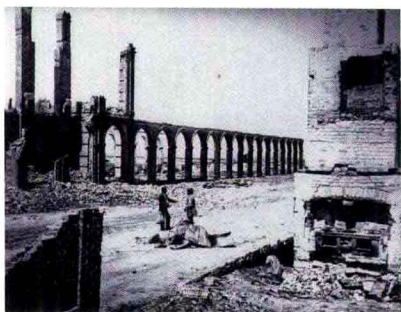
奥沙利文生于斯塔滕岛,20岁时进入纽约的布雷迪人像摄影工作室。美国内战时期,他参加布雷迪的“战地摄影队”,拍过布尔·龙、葛底斯堡以及阿波马托克斯的战争场景。那些感人至深的照片被收入1865~1866年出版的对开二卷集《战争影像素描》。





历史的瞬间

世界新闻摄影解读



查尔斯顿火车站,1866,乔治·N·巴纳德摄

1866年,巴纳德将自己随军拍摄的照片结集发表,名为《谢尔曼战役的摄影观察》,这是该影集61张照片中的最后一张。

在葛底斯堡战场上阵亡的军人。这些被如实拍摄下来的废弃战场的荒凉景象,以及展现战争的巨大破坏力的镜头,在以往的影像中是很少见的。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着7000张左右的底版,它们已成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令人感慨的是,为了拍摄战地景象,布雷迪欠下了大笔债务,以至于内战结束后不得不变卖财产和底版偿债。1896年,他在纽约长老会医院病逝,死时一贫如洗,与其镜头中的内战英雄一起长眠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布雷迪“战地摄影队”的主要成员有蒂莫西·亨利·奥沙利文、乔治·N·巴纳德、亚历山大·加德纳等。



查尔斯顿废墟,1866,乔治·N·巴纳德摄

硝烟刚刚散尽,阳光下的战场有了几分恬静的气氛,在残存的台阶上,两个坐着的人默默地注视着眼前这片废墟。

1864年,谢尔曼将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查尔斯顿,随军的巴纳德一时未来得及拍下当时的战争场面。两年后的春天,巴纳德和助手再次来到这里,拍下了仍是一片废墟的景象。